

臨	後	貢	司	六
漢	山	馬	一	
隱	父	溫	居	
居	士	公	士	
詩	詩	詩	詩	
話	話	話	話	



司馬溫公詩話

司馬光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六一居士詩話及其他四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獲。一作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前。一作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寺。一作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喚飯。一作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此時。貴不數魚鰕。一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爲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鑊鉞。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一作茲。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爾。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

與荻芽^{一作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而成，遂爲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寧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嬌。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

官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

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秦

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

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

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

爭效之。風雅一作

變

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

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

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偶得一作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闌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一作辭

一作

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

作堪織能所

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貽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作句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

咀嚼苦一作且難嘔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喻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勝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藏熱而腎藏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無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爲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兩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一作來。總爲從前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勒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尙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稟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一作}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蘊頓。^{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綵。^{一作綵}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喜。^{一作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鯨魚繁，鼓添蓴菜線。^{一作線}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

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年。^{一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雪。^{一作雪}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終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

惟鄭工部實文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鳬鷺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

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官不偶終以一作

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

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

爲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兒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一作好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驪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神鬼一作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衣二字曲今教坊尙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爲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

諸譴。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夫一作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有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歟。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尙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珊瑚。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司馬溫公詩話

司馬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津逮本作續詩話蓋以溫公自謂續六一詩話而作百川宋本作司馬溫公詩話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

司馬溫公詩話

宋 司馬 光撰

詩話尙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塔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劒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閔常譴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爲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
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
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勳門。賜立戟詩云。凝峯畫旛轉。交鑲彩支繁。范景仁云。曾見真本
如此。傳欽聖作迎風畫旛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蘇州進士丁儼。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
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儼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
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
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
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死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
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幘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
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
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
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恠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
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真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野貽